

我的职务是国王

孟早 译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

(北京外国语学院23号信箱)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北京外国语学院印刷厂排版

外文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 6³/₁₆ 印张 130千字

1980年10月第1版 1980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48,000 册

书号: 10215-16

定价: 0.46元

■

目 录

一、阿拉伯文版前言

二、法文版前言

三、正文小标题

1. 陛下，人们关于您的家庭和童年，了解得很少。据说您出身贫苦，父亲的收入不多。… 1
2. 您祖父被害对您的成长有过重大影响，也是约旦历史上的重大事件，这件事是怎样发生的？…………… 9
3. 您的父亲塔拉勒登基，您被立为王储…………… 17
4. 您曾想，您父王的统治会长久些…………… 21
5. 您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 22
6. 您在英国著名的军事学院的几个月受益如何？…………… 26
7. 军事学院的最后几个月，您是怎样度过的？…………… 30
8. 于是，您作为国王的生活开始了…………… 32
9. 您如何适应自己的新使命？…………… 33
10. 一个国王如何接近他的人民？…………… 34
11. 在这段时间里，您开始了自己的业余飞行活动？…………… 38
12. “中东”、“和平”、“战争”，您什么时候第一次听到这些词汇？…………… 43
13. 这是您的家族…………… 46

14. 当时外约旦形势怎样? 48
15. 二十五年以来,世界就在谈论巴勒斯坦问题,也在描写它。现在全世界都知道巴勒斯坦这个名字。您是否跟我们谈谈这个悲剧的根源? 52
16. 一九五六年和一九五七年,对您来说是极端困难的两年。这两年您不得不采取一些重大的决策,首先是撤掉格拉布帕夏的职务,接着是扎尔卡事件。..... 61
17. 格拉布走后,国内出现了一系列困难。..... 67
18. 当时的局势取决于对立的一方:或者是您;或者是他们.....。后来您解决了扎尔卡事件。..... 76
19. 但是您仍然被敌人包围着。“阿拉伯联邦”什么时候建立? 90
20. 西方不太了解费萨尔,您能否给我们谈谈他的情况? 92
21. 既然有了您的警告,有土耳其或者还有伊朗国王的警告,为什么悲剧还会发生? 98
22. 您被越来越多的敌人包围了。..... 105
23. 自一九五二年以来,您面临多次暗杀阴谋,有人说十次,也有人说二十次。许多政府要人和您的亲信死于非命。在您看来,哪一次阴谋活动最凶恶? 108
24. 在您回顾五十年代的时候,是否感到您的生活象一个冒险家?突然,您的猫吃了给您准备的食物,中毒死亡。接着,又是放在您点

- 鼻子药水里的化学毒剂…………… 115
25. 您的情报机构是中东最有效的情报机构之一，您能够活到今天，约旦能够成为一个自由的国家，其部分原因应该归功于这个机构，对吗？…………… 122
26. 为什么您没有把“约旦问题”及早公布于世，比如向联合国提出？…………… 125
27. 经过一段动荡时期，您的生命多次面临危险以后，从六十年代开始，看来您的敌人改变了策略。他们开始尊重您，并把您作为一位真正的国家元首来对待。您的国际地位也不断提高了。…………… 128
28. 您是否认为，自从开罗会议以后，您的首要问题就是与抵抗运动的冲突，一直发展到一九七〇年的黑九月事件？…………… 133
29. 从此，冲突升级了。…………… 136
30. 关于“六天战争”已经说了不少，也写了不少。您也亲自写了一本书，叫做“我和以色列的战争”。无疑，连以色列也承认，约旦人在战争中最能吃苦耐劳的，约旦军队是所有阿拉伯各国军队中，战斗力最强的。…………… 138
31. 经过多年努力，治愈了战争的创伤以后，你们从这次战争中汲取的教训是什么？近来人们都这样谈论：一九六七年的战争是您的战争，而一九七三年战争与您无关。…………… 144
32. 据说，这六天战争使您在精神上 and 身体上都疲惫不堪，在整个战争期间您都未睡觉。对

- 您和您的人民来说，这次战争的直接结果是什么？它在国内的影响如何？..... 150
33. 您于一九六八年至一九七〇年两年间，曾多次会见亚西尔·阿拉法特。你们俩个人不能阻止这种升级吗？..... 155
34. 接踵而来的，就是大爆炸，黑九月..... 160
35. 一九六七年的残酷战争，中断了您为实现经济复兴而进行的努力。经过最近几年的动荡，今天约旦的经济形势如何？..... 168
36. 还有教育、卫生、劳动和社会改革。二十年来，为消灭“廿世纪的瘟疫”——文盲，您是怎样做的？..... 171
37. 让我们再回到政治上来，您是否认为，一九七四年十月，在拉巴特召开的使您失去了对约旦河西岸主权要求的阿拉伯首脑会议，是在您背上捅了一刀，并使您而对即成事实？..... 175
38. 至少可以说，在您四十年（至一九七五年）的生涯中，充满了伟大的事业。但是在为人民谋福利的同时，您是否有过个人和家庭生活的幸福？..... 177

1. 陛下，人們关于您的家庭和童年，了解得很少。据说您出身贫苦，父亲的收入不多。

我的童年是俭朴的，但是很幸福。我非常喜欢我的双亲。我母亲姬娜一直跟我在一起，她现在住在安曼市。她是一位令人钦佩的女人，不仅美丽，而且聪颖。她的教导、鼓励和劝告，对我起过决定性的影响。

我们的家庭并不富裕，如果说是一个贫民家庭，并不算夸张。一九五〇年我父亲被立为王储的时候，薪俸只有一千第纳尔。这之前，在四十年代，收入就更少了。我们也没有什么财产。

我可以给你讲一件事，说明我家的贫寒情况。我一岁的时候，家里又添了一个女孩。那时候安曼很冷。我家因为收入少而没有取暖设备，她得了肺炎，两个月就夭折了。

我还记得，有一次我们到巴格达我父亲的叔父费萨尔家作客，我抱着他家一只绒做的狗熊，说什么也不肯放下。但在要回安曼的最后时刻，我不得不把狗熊留给堂兄弟。我的心都要碎了。第二天，我母亲卖掉她最后一点首饰，给我买了一只狗熊。

我母亲对我的鼓励，总是在最困难的时刻坚定了我的意志。肯定地说，在一九五一年七月祖父被害以后，假如没有母亲的坚决支持，我父亲不可能维持一段时间的统治，并果断地控制了约旦的局势。那么，整个约旦的历史就不会按现在的进程向前发展。

我小时候，我们全家住在安曼市七个山包之一的安曼山上一幢由五间卧室、一间浴室组成的普通住宅里。我的堂兄伊拉克国王费萨尔，当时在巴格达过着富裕的生活。我还记

得，在我十岁的时候去他家作客，临别的时候，他送我一辆崭新漂亮的自行车。我当时甚至想，我这一生再不会有比这更漂亮的东西了。整个一年的时间里，我把它保护得跟刚买来的时候一样崭新、漂亮。每天早上和晚上都骑着它玩，把它擦得锃亮。

突然有一天，母亲对我说：“跟你说件事，可能会使你伤心。现在我们的经济状况很令人担心。为了维持家庭生活，我们不得不卖掉一些东西。你愿不愿意把自行车卖掉？”

我拼命憋住自己的眼泪，不让它流下来。他们可以卖掉一切东西，但是绝不应该卖掉我的自行车！

母亲安慰我说：“你要坚强，不要伤心。有一天你会忘掉这辆自行车，而去驾驶最漂亮的小轿车。”

后来我有了最漂亮的小轿车，但是我并没有忘记，我那辆自行车第二天卖了五个第纳尔。

贫穷并不是什么缺点，它使我保持着俭朴的生活，也使我后来能够忍受更清贫的生活。它教会我珍视金钱的价值，使我认识到资助贫苦的人是最大的乐趣。

生活虽然贫寒，但很幸福。我曾经在安曼和亚历山大市七所不同类型的学校里读过书，跟我的童年伙伴相处总是很愉快的。童年的伙伴很多，但只有少数人后来成为挚友。

可能是因为我经常换学校，关于对我的教育，似乎有几种力量互相矛盾着。我刚刚在一所学校注册，祖父——当时的最高权威——就来了。他认为我应该接受专门的宗教教育。于是我就回到家里接受单独教育。后来我又进入亚历山大市的维多利亚学校就读。这里是用阿拉伯语和英语授课。这所学校在我面前展开了一个崭新的世界。这里有各种体育活动，如足球、板球，有阅读，有跟朋友们的交往。我至今

还记得那张我们三十个男孩子挤睡在一起的大床，每天早上用来洗浴的那股清凉的水，薄薄的毛料制做的校服，以及学校专用的运动衫。我还清楚地记得，有一天下午，我曾经坐在床边，费劲地把线穿进针眼儿，补我那件撕破的运动衫，后来终于补好了。我当时知道，自己的父母没有钱给我买一件新的。

我祖父帮助我们付学费。光靠父母是供不起我们上学的。这看来很奇怪。但是当时父亲的年薪微薄，家里人口又多，所以虽然他是王储，生活并不富裕。

我祖父作为国王，国家给他一部分津贴。但是还不够应付他的地位所需的化费。但他还是想方设法帮助我们，给我们交学费。至于其它的化销就很困难了。所以我经常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我就读的学校是一流学校，而口袋里的钱却少得可怜。

这种处境也给我带来不少好处。我从小就养成一种爱惜钱财的习惯，使我后来能用一种批评的眼光来监督国家财政管理工作。

我在维多利娅学校度过的两年，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之一。在那里我接受了完全正规的教育，同时从事一些体育活动。我学习阿拉伯语课程和宗教，我成为最著名的击剑运动员。这使得一直关心我学业的祖父很高兴。最后一个学期，我得了击剑运动的奖牌，学习成绩全部优良。我祖父非常高兴，把我的荣誉军衔改为正式军衔。

我十五岁和十六岁期间，祖父越发爱我了。我成了他最亲近的人。特别每逢休息的日子，是我们更加亲近的好机会。

我祖父是一个严厉而正直的人。当时英国驻外约旦高级

专员艾里克先生曾这样描述他：“一位两眼闪烁着智慧、心灵燃烧着才干的君主”。他是一个在勇敢善战的游牧部落里成长起来的贝都因人。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天，他一直认为自己是为阿拉伯民族的独立而战的先锋战士。但是最后的胜利却不公正地被夺走了。他不仅是一名战士，而且是出色的有经验的外交家；也是一位伟大的文学家，可以连续吟诗几个小时；还是著名的象棋选手。是一位具有惊人的洞察力的老人。他的性格常常是严厉的，独断专行的。是他把外约旦变成一个幸福的国度。

我的父亲，即后来的塔拉勒国王，却与我祖父完全不一样。他慈祥、友爱、心地善良、富有魅力。我的童年时代，常常坐在他对面，听他讲述各种动人的故事。我们的小家庭就是这样团结一心，家庭的友爱是我们十分珍视的。

我的父亲非常正直，在我一生中还没有碰到一个不喜欢他的人。但不幸的是，他的病阻止了他继续治理国家。尽管如此，在他执政的短时期内，仍然改善了约旦同沙特阿拉伯以及埃及之间的关系。他还是我国宪法的主要制定者。但我不能不说，我父亲和祖父之间的关系并不好。这两个人对于生命和年令的观点是不一致的。祖父不了解父亲的病，他不承认我父亲有病。他是一个健康、结实的老人，健康得甚至使他不理解什么是病痛。而我们是知道父亲有病的。我们尽最大的力量关怀他，体贴他。祖父在很大程度上是生活在他过去的英雄行为里，他对事物的理解与众不同。这使他在生活中常常遭受着失望的痛苦。

有一件事情最能说明他的性格：

有一天，一位黎巴嫩政治家利雅德·苏勒赫，在访问约旦的时候被暗杀了。这件事发生在我祖父被害之前的那个星

期一。我们的客人是坐在我祖父的汽车里迂刺的，当时祖父的警卫和他在一起。当天下午我知道消息以后，立刻跑进宫去。这时候阿卜杜拉国王——我的祖父正在发脾气，我从来没有看见过他发这么大的脾气。在他看来，一位约旦的客人在约旦被害是不可理解的。而当他知道了全部细节以后，就更加怒不可遏。他走进警卫的屋子，轻蔑地看了他一眼说：“你怎么会有勇气活着？！”本来我的叔父纳伊夫亲王这时应该呆在他身旁，而他却恰恰在这个紧急的时刻不见了。于是祖父对我吼道：“你的叔父呢？去把他给我找来！”

我跑出去，找了好一会儿，没有找到。别人也赶忙去找。祖父突然回过头来说道：“他躲起来了！他跑到哪去了？”我只好又跑出去找。

后来风暴平息了，只剩下我和国王在一起。他伤心地看着我，然后把手放在我额头，抽泣着对我说，就好象在对神灵讲述着：“今天是最艰难、最痛苦的一天！一个是生病的儿子，我不得不替他挑起重担；另一个则在最危难的时刻逃掉了！”

回忆起往事，我明白了，为什么我祖父随着年龄的老迈而变得宽宏大量，并且越来越爱怜我。可能是在他的心目中，已经变成他所期望的那位儿子。

在他亲自担负起我的教育以后，特别是在暑假期间，他是非常严厉、毫不宽容的。他每天黎明就起床，这个习惯对我非常有益。我每天早上六点准时起床，急忙洗漱完毕，六点半去王宫，那里的一切都准备好了，那里有一间屋子专门作为授课用。至于我的老师，则总是无事可做，因为我祖父要亲自讲课。他打开一本阿文书籍，或者宗教文选，说道：

“孩子，今天我们从这一页开始。”然后转向我的老师，慈

爱地说道：“王子肯定把这些功课背好了。”

两小时以后，祖父就来把我带走，或者我自己到他的办公室去。这时他的主要工作已经做完。他也希望我跟他一样，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作业。他完全了解我的学习情况，以至使我从来没想去骗他。

有一天，我正在跟他亲自选定的一位教师学习阿拉伯语。他突然进来，向我提了几个问题，而我的回答却使他失望。于是他就考问起这位教师来了。

我们经常在八点半一起吃早饭。食谱是贝都因咖啡（加了一种哈勒豆作为香料）或者是薄荷茶加薄饼。没有奶油，也没有果酱。祖父说，一个人在他的胃口半空着的时候，会工作得最好。

我经常有幸在他的办公室里为他做翻译工作，因为他懂得英语，但是不会说。我很喜欢这个工作，但是必须谨慎。他虽然不会说英语，可我有好几次看见，他在一些外交会见中，由于翻译改变了他一个词儿而责怪他们。他对于那些曲解他意思的用词非常敏感。我给他做翻译的时候，他没有提出过任何异议。通常我在昏礼*之前到王宫去，我们一起吃晚饭。这时候，我就听他讲述作为一个国王的充满冒险的事业。我有时也参加他与各位要人的会见，看他向人们谈话或发布指示，或者看他下象棋。有时看到很晚很晚。他看见我瞌睡得快要闭上的眼睛，就说道：“回家休息吧。”

他走到哪里都让我陪着他，教我了解人民的思想 and 阿拉伯世界的复杂；教我理解国王的义务和如何成功地面对敌人。他还特别教导我说，国王最大的职责是一贯服务到底。

* 昏礼——伊斯兰教规定的在日落时举行的一次礼拜。

他能够雄辩地驳得激怒他的人哑口无言。我记得曾经有过这样的事：有一次同一位外交官吃饭的时候，谈起了与沙特阿拉伯国王的关系。这位外交官说，为了阿拉伯事业的利益，是否应该与沙特国王谈判解决争端。祖父问他：“你多大了？”

“四十五岁了，陛下。”他回答。

祖父又说：“我能问问你，在阿拉伯大革命开始的时候你多大吗？”

外交官说：“那时候我大约九岁，陛下。”一面说着，一面他的脸就黄了。

于是祖父说：“当我率领东方军团解放阿拉伯领土的时候，你才不过九岁。今天你就想教训我忠于阿拉伯事业了！”

祖父是一位令人钦佩的人。他十分聪明。有一天早上，为了跟他商量一件事，我比平时更早地到宫里找他，大约七点钟我到了那里。他还躺在床上，但是醒着。我吃惊地发现，他屋里放着各种进行物理和化学试验用的仪器，靠墙有一个装满各种科学书籍的书柜。

他非常幽默，会开玩笑。他有个嗜好，就是闻鼻烟。有一天他忘了带鼻烟盒，叫我去给他拿。我拿了鼻烟盒送他的时候，好奇地摆弄起来。他看着我说：“看来你对这个有兴趣。”我未回答。他又说：“试试吧！”就把盒子给了我。我当时不知道这种粉末的厉害，就把盒里的东西全部吸到鼻子里去了。于是我整整打了一个小时的喷嚏，他也就哈哈大笑了一个小时。从此以后，我再也不敢碰这种东西了。

我并不怕他。我非常爱他，尊敬他。但是有些事情是瞒着他干的。在我刚满十五岁的时候，我利用课余时间偷着学

开汽车。我当时相信他不知道这件事，也不敢告诉他，怕他反对。他只是在逝世前不久，才知道了这件事。有一次，我开着汽车到他那儿吃晚饭，临走的时候，我向他道了晚安就出来上了车。平时他从来不送我出来的，这一次我也以为他不会出来。可是我刚一开发动机，他就走过来了。我马上停住，下车去迎他。而他却说：“回家吧。”于是我诺诺地说：“是，陛下。”

他嘱咐我：“好，走吧。小心点！”

我刚到家，电话铃就响了。是祖父打来的。他在电话里说：“我只是想知道，你已经平安回到家。晚安。”

这就是那个爱我并教育我，令我无限敬仰的人。有一次他对我说：

“我的孩子，你要记住：人生中最最重要的是决心和意志。要随时准备，在任何艰难险阻的条件下，贡献自己最宝贵的一切。只有这样，你才能对得起真主，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那时候我已经十六岁，即将开始新的生活。我必须实践他对我的一切教导。但是，如果说他生前给了我深刻的影响，那么他的死却给了我根本的、决定性的影响。

阿拉伯民族不同于其它民族，生或死在这里是不足道的。但祖父的死，却是我一生中第一次的打击和痛苦。这可怕的一天充满了经验和教训，而当时我并没有马上理解这些。后来我明白了：首先，死是不可逆转的天命，是真主的意志。只有不怕死的人，才能享受灵魂的安息。同时，只有信仰天命的人，才能在他活着的时间里，贡献出自己最宝贵的一切。不论他活得长久，或者象我祖父那样，在圣城耶路撒冷那个炎热的夏天，在杀人的左轮手枪冒出死烟的一瞬间

里，被夺去了生命。

这种信念帮助我忍受了祖父的逝世，也帮助我战胜了重重困难和险阻。

无疑，他的死使我明白了生的意义，也使我学到了另外的东西。如果生命的价值是微薄的话，那么有些人的价值就更微不足道了。我永远忘不了，在那一天所看到的人的欺骗性。那些自诩是我祖父好朋友的人们的卑鄙行为，深刻地影响了我，以至使我产生了一种念头：将来不要成为约旦国王。

我感到欣慰的是，传来了父亲健康情况好转的消息。父亲回来以后，我就可以回到维多利亚学校继续就读，远远地避开由于阿卜杜拉国王遇难而引起的权力争斗。那些政客们象饿鸟一样，为了争夺一点权势的残羹而互相厮杀；那些野心勃勃的亲族，则迫不及待地想知道遗嘱的内容。一部分人担心父亲能否痊愈，以便继承王位；而另一部分人则盼望着父亲不能继承王位，以便由他们自己称王。我痛苦地看着这一切，无能为力。祖父这些奇怪的“朋友”们，怎么会忘掉了他们对国家利益应该忠诚！我看着祖父缔造的这个国家在动摇。因为他的亲族软弱无能，投机分子乘机而入。小小的约旦王国在崩溃。

2. 您祖父被害对您的成长有过重大影响，也是约旦历史上的重大事件。这件事是怎样发生的？

一九五一年七月二十一日，星期五，天气很热，这是我们到达圣城的第二天。这一天，在阿克萨清真寺的巨石园顶附近，发生了那件使一个十六岁的青年变为成年的惨案。

那一个星期，气氛一直很紧张。一九四八年阿拉伯与以

色列第一次战争的结果，使阿拉伯世界愤怒，不能自制。

紧张在增长，象毒云一样蔓延到一切地方。

在前一个星期一，黎巴嫩政治家利雅德·苏勒赫的迁刺，已经燃起人们的愤怒。他的迁刺当然与这次事件无关。但那事发生在约旦，使得这个国家受到很大震动。甚至连街上行人都紧锁着眉头。抑制不住自己而大声地吵架、辩论、预示着一场危机就要发生。

这是约旦第一次遭受这样的耻辱。很显然，这件事与后来被克服了的一系列危机相比，是微不足道的。但这是第一次危机，人民的愤怒不是对着某个人或某个党，而是针对着那股隐藏着的，破坏人民安定生活的势力。

我幼年的时候，约旦是安定的，生活在这里也是安逸的。她的人民不知疲倦地劳动着，崇拜真主，遵守法律，希望今生平安，来世能进天堂。但是突然间，一位友好的客人，著名的政治家在她的国土上被人杀害了。不久，她的国王也被杀害了。

我经常想，埃及对祖父的迁刺是有责任的。因为那里有他许多的敌人。在我离开亚历山大城的学校不久，一个旨在瓦解约旦的反对我祖父的运动就开始了。至于埃及人民，则跟这个阴谋无关。我曾经在他们中间生活，我了解他们。那个时候，阶级差别很悬殊，人民的异样的沉默预示着将有事件暴发。从表面看，人民对任何统治都是安心的。他们很容易接受任何宣传，很不了解阿拉伯世界的情况。但是内部的反抗在增长。再也不能使人民继续容忍空头的怜悯和愚民的政治。象一九五二年革命前，残暴的统治者那样对待农民也行不通了。统治者们看到了危机的征兆，于是重演寻找替罪羊的故技。约旦就成了最理想的替罪羊。我的祖国在对以色

列的战争中遭受了最大的打击，成了众矢之的。我祖父很早就提醒人民，注意将要发生的事情。他的政治嗅觉虽然很一般，但他对局势的预言和抓住事物本质的能力，使他招来了不少敌人。

在我们谈论这次去圣城的旅行时，他内心里已经预感到将会发生什么事情。甚至从祖父的表情中，也能看出对某种灾难的预感。但他是不轻易烦恼的。我还记得，临行前三天，我曾长时间地跟他讨论这次旅行有什么必要。祖父突然慈爱地对我说：

“你要明白，我的孩子：有一天你将担负重任。我要依靠你来做别人不可能做的事情，你不要辜负我的培养。我将继续依靠你为人民效劳。”

我永远记住那个时刻。我的祖父是贝都因人，他从心底里热爱贝都因。他在王宫院子里支起贝都因的帐篷，在那里度过大部分时间。在气候温和的夜晚，他靠着丝垫坐着，周围是来访的朋友们。在一个帐篷里，我曾经象往常一样坐在他跟前，正式向他许下了一定实现他的期望的诺言。我完全明白这个诺言是什么意思，我一定遵照他的意志去履行我的诺言，但我一点也没想到，事情会来得这么快。

阿卜杜拉国王当时六十九岁，非常健康。我的父亲也有了痊愈的希望。应该等一段时间，让父亲有能力继承王位。而我离这事则更遥远了。

然而，三天以后，在他的朋友们惊慌逃窜的时候，我悲痛地扑倒在祖父的尸体旁边。一年以后，我成了约旦的国王。今天，我多么希望象当年对他许下的诺言那样，以我日益增强的对真主的信仰和竭尽全力为人民服务的意志，来慰藉他的在天之灵。

在那可怕的一周里，发生了许多事情。星期三的早晨，也即我们动身去圣城的前一天，美国大使求见国王。

他说：“国王陛下，我能否恳求您不要去圣城了。一个企图谋害您的阴谋正在形成，我恳切地希望您改变出访计划。”

祖父注视着他，若有所思，然后说：

“谢谢你的提醒，即使你的话是对的，我也一定要去。因为我的生命属于人民，我和他们在一起。如果死是天命，我只有服从主的意志。”

星期三，旅行的准备做好了。本来并未打算叫我去。但那天晚上，祖父派人把我叫了去，对我说：“你知道，我叫很多人明天跟我一起去圣城。但奇怪的是，大部分人都不愿意去。看来他们是怕某种事情发生。我一生中从未听到过如此荒唐的托辞。”他看了我一会儿，接着说：“你愿意跟我一起去吗？孩子。”我说：“非常荣幸，陛下。我的生命与您的生命相比，是毫无价值的。”

这种语言也许是戏剧性的，但它确实是我发自内心的心声。他严肃地注视着我，一句话也没说，眼泪在他的眼眶里闪烁着……。

我们一起去了圣城。

星期五的早上起得很早。因为他要首先去那不鲁斯城拜访几位朋友，然后去圣城做礼拜。我们用了些早点。祖父看着我，然后突然提出了一个出乎意料的问题：

“你为什么不穿军装？”

没有任何理由要穿军装。国王在穿着上很随便，他从未向我提出过要穿什么衣服的要求。他不喜欢在做礼拜的时候穿礼服。此外，我只有一套军装，在前一天为约旦空军第一